

放開你慈愛的手

姚 船



客居人語

愛，是人們感情的體現。在形形色色的愛中，惟父母對子女的愛最真摯、最無私。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這句溫馨的歌詞會扣動多少人的心弦。從襁褓中的嬰兒開始，母親就用愛把孩子緊緊擁抱。牙牙學語，晃晃學步；大了，背着書包上學校，什麼時候沒有媽媽溫熱的手在扶持，在握着？直至再大了，上大學、工作、結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母親仍把兒女牢牢拴在自己心裏。

「活到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在中國人傳統中，父母眼前，多大歲數的兒女都還是孩子，要呵護、要關注，還要操心。然而，隨着年齡增大，生活環境變化，社會向前發展，越來越多上了年紀的父母，發現兒女在感情上與他們的距離越來越大。兒女常埋怨老人家囉嗦，管得太多，煩死人。父母則慨嘆年輕人走樣，變得冷淡，不關心長輩。代溝越來越深，共同語言也越來越少。尤其是和子女一起移居海外的老人家，既有東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也有兩代人思想上的隔閡，在很長時間仍未能適應。

曾有一位朋友的母親在聊天時向我訴說，女兒以前很乖很聽話，可當一家人來了加拿大，越來越不像樣。我問為什麼？她說，現在女兒女婿眼睛只朝下，盡聽一對寶貝孩子的，我說的半點都沒放進耳朵。有一次，兩個小的吵着肚餓要買薯條炸雞吃，我說不行，花錢又無益，等婆婆煮麵條。但做媽媽的卻說，間中吃一次兩次沒關係，立即開車載他們往商場跑。回來兩人還舔着雪糕，說是開學後能準時起床的獎勵。唉！她長嘆一聲。

從老人家的表情語氣，完全看出她對下輩關懷之情，只是略帶無奈。我也上了年紀，完全理解。前些時一個星期六晚上，大兒子一家照例來家裏吃飯。門鈴響，打開門，見四個人全神貫注對着手機屏幕，隨意說聲「哈囉」，連頭都不抬一下。我心裏突然像被什麼東西堵住，真想開口批評一下。但轉念一想，小孫子的電子遊戲可能正玩到關鍵時刻，大人或者聽到訊號，有電話或訊息進來，急着查看，自己何需介意？果然，等脫了鞋掛好外套，他們就像以往一樣，先後和我們親熱打招呼 and 擁抱。

如今的年輕人和孩子，哪能像我們從前一樣循規蹈矩，注重小節？其實，他們多數還是尊重和熱愛長輩的，只是思路和做事方式與以往的傳統大相逕庭。老年人爲了保持和下輩情感上的融合，必須在觀念和行動中做出改變，要懂得適時「放手」。

首先要放棄「一家之長」、「唯我獨尊」的思維模式。兒女大了，能判斷，會思考，凡事要由他們自己去決定。不少矛盾是從日常生活小事引起的，老人家不要事無巨細，樣樣「不放心」、「不順眼」，要信任和尊重他們。

另外，要學會「裝聾作啞」。兒女的小家庭難免在生活上會磕磕碰碰，有些小摩擦。做家長的不論是否與他們同住，除非碰到大是大非問題，千萬不要插手。自認「法官」，自作判斷下結論，會傷害其中一方，造成隔閡。

當然，老人在力所能及情況下，要安排好自己的退休生活。閱讀、鍛煉、交友、閒遊、參加社會活動，令身體舒暢、心情愉悅，減少爲子女帶來麻煩。畢竟他們在工作生活中有很大壓力，忙忙碌碌，時間也不充裕。

父母的愛是無限的，不過在子女成長過程，隨着時間推移，表達方式也要隨之改變，小時如瀑布般奔流而下，緩慢變成潤物細無聲，最後給兒女們一個明媚的豔陽天，讓他們在廣闊天地自由飛翔。千萬不要把愛編成一個網，企圖把兒女緊緊罩住。心是拴不住的，只有相互理解、包容，兩代人的感情才能融洽。

放開你慈愛的手，老人家把愛放在心裏，相信年輕一代也能感受到。



花都書簡

我不太清楚，當初女兒主動提出想去學芭蕾舞到底是因爲我們帶她去看了《天鵝湖》，還是每周路過巴黎歌劇院時掛着的巨幅海報，還是巴黎的童裝店裏時不時出現的芭蕾舞裙。

在巴黎這樣的城市尋找一處小孩的芭蕾舞興趣班並不是一件難事，我在一個舞蹈學校的網站上選擇了一位日本籍的芭蕾舞老師。看好課程時間和地點，那個周三的下午，我帶着女兒便去了。

還記得第一次帶女兒去舞蹈課的場景。這是一棟比較老舊的四層樓建築，坐落在離巴黎歌劇院大約步行十來分鐘的地方。我費勁地推開樓下的大門，眼前是一個寬敞的木製旋轉樓梯，讓本來空高就很高的空間顯得特別寬敞。

芭蕾舞教室在二樓，女兒開心地沿着這個旋轉樓梯一路小跑上二樓。

可能是聽到腳步聲，二樓樓梯口的一扇黃褐色的大門打開了，門上還

有個銅質的鐵環。

一位頭髮已經花白的老太太微笑着用手扶着那扇看起來相當沉重的木門，一束光從門裏灑向木地板，黑灰色的紗裙和芭蕾舞訓練服上衣讓老太太看起來像童話裏古老城堡的女主人。

老太太把我們帶到舞蹈教室，路上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們她是這裏的「管家」。她解釋道，她曾經也是個芭蕾舞演員，後來因爲傷病不得不提前「退役」。然後她就創辦了這個小小的舞蹈工作室，教小朋友跳舞。看到小朋友跳舞，就彷彿看到了當年的自己，她就由衷的開心。後來年紀大一些了，就招收了幾位年輕一些的退役舞蹈演員來繼續開辦舞蹈班。

女兒的老師Miki便是其中一位，她從小生活在日本，後來加入巴黎的芭蕾舞劇團，然後退到幕後，除了在這裏教小朋友跳舞，還在成人舞蹈學院教業餘芭蕾舞課程。

女兒換好衣服跟着總是一臉笑容的老師Miki走進教室，裏面已經有四五個和她年紀相仿的女孩兒坐在地上，有的交頭接耳，有的獨自壓壓腿拉



▲芭蕾舞訓練室外墊着腳尖探望的小女孩們 作者供圖

伸胳膊。這個寬敞明亮的教室並沒有因爲那幾扇相當有「年紀」的窗戶顯得老舊，一整幅的鏡子映照出窗外的樹葉和藍天，讓整個教室顯得格外的有生氣。

Miki關上門，允許家長從側面的一扇小窗口看到教室裏面的情況。

Miki和小朋友們圍成一圈坐下來

，音樂響起，小朋友們便跟着Miki做熱身動作，從小弧度的動動手指腳趾手腕腳腕，到慢慢的舒展開來作全身拉伸。老師也不刻意地去提醒小朋友的姿勢做得標準不標準，只是所有人都沉浸在音樂中跟着節拍和韻律「跳舞」。

前半節課從安靜舒緩的音樂到活潑的快節奏舞曲，還穿插了一些日本的傳統樂曲，讓整堂芭蕾舞課顯得和印象中的芭蕾舞訓練格外的不一樣。我想像中芭蕾舞課堂的壓腿劈叉壓根兒沒有出現過，姿勢準確不準確一點兒也不重要。在這裏，音樂很重要，心情很重要，感覺很重要，愉快很重要。

後面的半節課，慢慢才有了了一些類似芭蕾舞的動作，像是繃繃腳尖，輕輕的跳躍，坐在地上的拉伸，等等。然而，這一切都是音樂中以一種遊戲的方式在完成，小朋友們彷彿自始至終都是在玩耍。

當女兒滿頭大汗的從舞蹈教室裏走出來，看得出她已經累得夠嗆，然而她眼中充滿了快樂和自信，這讓她比往常顯得更加可愛。

加勒比小島上的黑人大作家

高秋福



文化什錦

法屬馬提尼克島是加勒比海上的一個彈丸之地，但卻產生一位傑出的作家和政治家。二〇〇八年，這位文壇和政壇雙宿名家以九十四歲高齡在小島去世，成千上萬馬提尼克人哭喊着爲他們崇敬的「老爹」送行，世界各地的黑人名流競相趕來向他告別，法國政府就地爲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禮。

這位深受人們愛戴的老人，中國讀者可能不大熟悉，他的大名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在法國、加勒比地區和全世界的黑人社會卻是如雷貫耳。

塞澤爾一九一三年出生在馬提尼克島東北部一個普通黑人家庭。據他說，他的先祖是西非尼日利亞的伊博族人，作爲奴隸被歐洲殖民主義者販賣到遙遠的美洲。其父曾做教師，後爲甘蔗種植場主，其母是裁縫。其家境並不富裕，但卻非常注重教育。家中六個孩子，四個大學畢業。成就最大的，當屬兒子艾梅。他不但成長爲著名詩人和劇作家，世界黑人文化傳統的堅定捍衛者，而且還是聞名馬提尼克乃至整個法國的政治家。

一九三一年，塞澤爾在家鄉中學畢業後獲得獎學金，前往法國本土上大學。他先後就讀於著名的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和索邦大學，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和法國文學。在校期間，他受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瀾漫整個歐洲的左翼思想的影響，追求自由民主，傾向社會主義。一九三四年，他同後來成爲塞內加爾總統和著名詩人的利奧波德·桑戈爾、法屬圭亞那作家萊昂·達馬等黑人同學創辦《黑人大學生》雜誌，把在法國的非洲和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學生團結在一起。他們意識到，全世界的黑人不但遭受政治壓迫，還遭受文化歧視。他們創製了「黑

人性」（negritude）這樣一個新詞，發起恢復和發揚黑人文化特色的「黑人性」文藝運動。他們提出「爲做一個黑人而驕傲」的口號，駁斥某些西方人對黑人文化傳統的鄙視和污蔑。他們主張，爲維護和弘揚具有悠久歷史的黑人文化傳統，無論哪裏的黑人，都再也不能逆來順受，而是做決定自己命運的主人，獻身於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事業。正是帶着這樣一種強烈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塞澤爾在一九三九年大學畢業後返回故鄉。他一邊在校任教，培養出一大批像弗朗茨·法農那樣的著名反殖民主義鬥士，一邊從事文化活動，於一九四一年聯合馬提尼克其他進步知識分子創辦文學評論雜誌《回歸線》，繼續宣揚「黑人性」政治文化理念，爲美國的民權運動、南非的反種族歧視運動提供了精神動力。因此，他不但成爲西印度群島和非洲黑人「文化自豪運動」的代言人，還被稱爲世界黑人爭取自由與解放運動的先驅。法國歷史學家帕普·恩迪亞耶稱讚他「同桑戈爾一道，努力將黑人特定的歷史同世界上更廣泛的受壓迫者的經歷結合在一起」，爲人類的進步「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爲闡釋「黑人性」理念，塞澤爾早在巴黎學習期間就開始文學創作。從一九三六年開始，他用三年時間創作長詩《返故土記》。詩作以他回馬提尼克探親爲由頭，描述他對故鄉生活與文化的熱愛與眷戀。同時，還對馬提尼克一六三五年被法國佔領、一六七四年淪爲法國殖民地的歷史做了追述，譴責三百年來殖民主義統治的種種惡行。這首詩將詩歌與散文糅合在一起，把詩人心中長久積蓄的憤懣盡情抒發，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島黑人社會中引起強烈反響。一九四七年，這首一九三九年在刊物上發表的詩作以書本的形式出版。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安德烈·布雷東爲之作序說：「這首詩簡直就是我們時代最偉大



◀馬提尼克作家及政治家艾梅·塞澤爾 資料圖片

的抒情之作。」布雷東還鼓勵塞澤爾把超現實主義手法當作一種政治武器繼續進行詩創作。

到五十年代中期，塞澤爾先後出版詩集《神奇的武器》、《斬首的太陽》、《遺失的屍體》。這些作品譴責殖民主義者向殖民地人民灌輸自卑、屈辱和絕望的思想，表達千百萬黑人對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嚮往。他在創作時不使用母語克里奧爾語，而是使用「稍加扭曲的殖民者的法文字」，用充滿黑人意象的熾熱感情，抒發理在內心深處的不滿情緒和反叛精神。有人批評他的文字不但晦澀，而且有時很難讀懂。但正是使用這樣的文字創作的詩歌，爲他贏得了崇高的國際聲譽。

一九五六年，塞澤爾發表詩作《狗也沉默》，講述一個黑人難以忍受殖民者的羞辱，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將作爲主人的殖民者殺死。從此，他帶着強烈的反叛精神從詩歌轉向戲劇創作，先後發表被稱爲「反殖民主義三部曲」的三部戲劇作品。一九六三年，他根據他所熟悉的海地的歷史創作了《國王克里斯托夫的悲劇》。這部劇作以十九世紀初年亨利·克里斯托夫在海地反叛稱王、不久就被推翻的史實寫成。在他的筆下，原是一家旅館僱員的克里斯托夫，一八〇六年組織民

衆發動起義，隨即成爲北部地區的國王。可是，登基之後，他獨斷專行，不久即被他人發動的反叛推翻，最後落得個自殺身亡。有人解釋，這是他在世界各民族解放運動高漲，不少殖民地紛紛獲得獨立的時刻，對新獨立國家的領導人發出的嚴厲警告，要他們不能走上專制之路，脫離廣大人民群眾。

三年後，他又創作現實政治劇《剛果一季》。這部劇作以剛果領導人帕特里斯·盧蒙巴的革命事跡爲題材，描述他勇敢地點燃民族解放的烈火，但卻沒有完成國家統一的任務，最後慘遭殖民主義者的殺害，釀成一部反對殖民主義的政治悲劇。一九六八年，他將莎士比亞的名劇《暴風雨》改編，以加勒比地區爲背景，將原作的男主人公、米蘭公爵喬洛斯彼羅改寫爲殘暴的白人殖民者，而將荒島上的野人凱列班改寫爲爭取自由、捍衛黑人文化傳統的反叛者，反映美洲黑人的悲慘生活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壓迫與反壓迫的鬥爭。此劇在歐洲連演不衰，被稱爲「藝術上的現代主義和政治上的黑人意識完美結合作」。法國著名作家讓·保羅·薩特認爲，塞澤爾的作品總是像炸彈一樣爆炸，像初升的太陽一樣噴薄而出，總是不斷超越自我。

（上）

名園設施 人有我有

過來人



香江憶記

至於也是「四園一樓」之一的名園，在一九一八年已經開業，但位置卻在遙遠的北角，正門就是正正在英皇道。雖然位處「山旮旯」，還要建在山丘上，但總算有電車去到門口，所以都有一定人潮。

在開業初期，名園是以上海大世界遊樂場爲藍本設計的，而且與附近的花園酒店及名園酒店互相合作，其經營模式與現時迪士尼園區及酒店合作的概念正好不謀而合。作爲一個專業的遊樂場，名園開業初期設有鞦韆、旋轉木馬、兒童遊樂場、百鳥巢、動物園等設施，但西環的太白樓則有粵劇院、舞廳、小橋流水和唱書台，名園爲了競爭，結果不斷增加設施，除了有樣學樣之外，讓設施與競爭對手齊齊之外，還增設了單車場、滾軸溜冰場、桌球、足球、羽毛球、排球場，其實形式與今天的體育中心不遑多讓，變成「人有我有，人有我都有」。名園還有一個優勢，就是處海邊，因此因地制宜在海邊設立了一個泳棚，每年端午節都利用這個地利舉辦龍舟比賽，據說當時的港督亦要賞面出席，慢慢地，名園就像慶祝喜慶節日的中心。可是，後來利園開幕，爲名園的客源帶來沉重的打擊，生意一落千丈，唯有在一九二九年結業，而原址則租予聯華影業公司拍攝粵語片。

一九三〇年名園老闆覓得新買家，由「及時公司」延續遊樂場業務，新老闆爲了吸收新客源，增加了不少新奇趣怪的設施，而且不收入書費，改爲每個遊戲逐一收費。新增遊樂設施包括有「八陣圖」（即是迷宮）、「南北幻術」（即是魔術表演）、清暑殿（原來是個電風扇房），還有談情室，設有讓情侶談情的卡位，以爲可以逆轉劣勢，但最後還是敵不過城市發展，在戰後改建爲住宅區，今天，我們只能透過北角的名園西街、明園大廈等地名和建築去回顧這段歷史。



◀當年名園在海邊的龍舟競渡 作者供圖



HK 人與事

「喇——」一條烏黑的通道中，忽然開進一輛轎車——艷紅光滑的金屬外皮還泛着光澤，似乎還能看見上面水珠滴嗒。與其說是轎車，不如說是一輛小火車。

移動的風景

剛一落座，車便疾速向後倒退起來。才一兩秒，車便駛離了通道，車窗外現出片碧綠的山景：車的角度幾乎與山坡平行，那些一簇一簇的樹叢倒更像從下往上飛去。嫩綠與翠綠的葉夾在一起，在窗外拍

着掌。透明的雨滴打在窗玻璃上，閃着光芒，一顆水珠中便有一片山景，華麗得很。我們不顧耳鳴，眼全都直勾勾地盯着窗外。

向前移步，就來到了巴士車站。擁擠不堪的車站一下子映入眼簾，底下人頭湧動，只有一根站牌鶴立雞群。紫色外殼的巴士大開着門，人群瞬間湧進車去，好像車裏藏着一塊巨大的磁石，將人們全部吸了上去。我們隨着人群，像在急流中的小魚，來不及反應便被半推半擠地弄上了巴士。一層的座位瞬間被人們佔光，站在上車門外觀望，

香港，香港

王若涵

黑壓壓的，一大片人頭，好似一片「黑海」。好不容易在二樓坐下，窗玻璃早已霧濛濛，只能隱約看見窗外信號燈、車燈、招牌亮成一片，紅紅綠綠，在車窗上的雨滴中，像一盤顏料灑了一般，渲染在一塊，從灰蒙蒙的背景中一躍而出。

又坐上天星小輪，腳底下的船板開始搖晃，開始被港口那些迫不及待的海浪推搡着。窗外的維多利亞港彷彿也上下搖擺起來，像是一片「浮島」。船漸漸向前推進，仍顛簸着。船頭朝上，又降下，船下的蔚藍色大海頑皮得像個小娃娃，

一會騰起一片浪撲向船這側，卻又飛快再撲出另一片浪，打向另一側。船身搖擺得像隻幼鴨，又似一個蹣跚學步的小嬰兒。窗外的維多利亞港愈發接近，可它在我們眼中好似海市蜃樓，搖搖擺擺，脆弱得像個泡泡一般，再一晃便可能碎裂。

遊在香港，不得不感嘆這兒的風光着實美麗；穿梭在香港，也不能忽略這裏的交通工具，它們同樣具有獨特的魅力。短短幾天間，香港美食的味兒似乎還在味蕾中縈繞，美景，以及獨特的出行方式仍使我念念不忘。香港，香港，我輕輕地呢喃着……

（下）

編者註：作者爲溫州市瓊海區婁橋一小六年級小學生